



澄明集

Cheng Ming Ji
曾扬华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澄明集

Cheng Ming Ji
曾扬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澄明集 / 曾扬华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 1

ISBN 978 - 7 - 5473 - 1043 - 4

I. ①澄… II. ①曾…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0088 号

澄明集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79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1043 - 4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目录

解读《论语》的首篇首章	1
论孔子的教学方法与治学经验	11
孟子的人格魅力	21
《典论·论文》语译和评介	36
欧阳修与《朋党论》	43
论宋代的小说理论批评	51
关羽与“义”	63
《西游记》校注前言	70
严嵩其人	83
金圣叹和他的小说理论	109
论《长生殿》与民族意识	125
曹雪芹与郑板桥	143
谈《歧路灯》及其研究	167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批评	179
论丘逢甲与“诗界革命”	190
读丘逢甲的菊花诗	201

石头的故事	208
漫说“四维”	254
中国古代诗人与小说家对佛教的不同态度	268
含蓄的魅力	289
朋友古今谈	311
狗之德	333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成果	
——评《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	343
《陶潜评传》读后	347
后记	351

解读《论语》的首篇首章

孔子是先秦时期儒家的创始人，他当之无愧的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有名的政治家。他曾在鲁国为官，因难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曾带了十几个弟子周游诸侯列国达十四年之久，始终未能施展其抱负。《论语》中记载了许多他关于为政的主张。孔子自然还可以称得上许多其他的“家”，但他影响最大、最为人所称道的恐怕还是一个教育家。他晚年退居鲁国，除了整理修订文献，就是设帐授徒。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诸侯各国的人都慕名而来求学其门下。他是私学的创设者，为打破“学在官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为人谦逊的孔子却曾不无自豪地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正是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使他获得了长久的尊崇，被奉为“万世师表”。虽经过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批孔”“批儒”的重大劫难，但始终不能消弭孔子的现实影响和历史地位，倒是那两股批判潮流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思想和言行，它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根据。作为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必然会记录孔子有关这方面的许多言论，事实也确是如此。《论语》的篇章结构表面上似乎显得比较松散而不严谨，但认真加以考察又并不完全如此。《论语》共二十篇，试看它的第一、二篇《学而》和《为政》，讲的便是治学与治国之道。这正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

内容。据此推而论之，首篇《学而》的第一章理所当然更是应该集中在“学”字上做文章。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且看看《学而》第一章的原文。它只有三句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三句话从表面文字上看，是说了三件事，一是说学习，二是说朋友，三是说君子的气度，这三件事孤立地存在，彼此之间没什么关联。历来众多的《论语》注家、甚至是名家，大抵也是这么看的。试分别举古今各一例：

古代的如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这是注解“四书”的权威著作，对后世影响甚大，它在注解该章第二句时说：

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

这意思是说，朋友之所以会从远方来，是因为这个人能够“以善及人”，是个很好的人，所以远近的人都愿意接近他。可见和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事毫不相干。对第三句的解释也主要是说如何通过“成德”而成为君子。

今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2008年出版的《名家批注论语》，主要集中了朱熹、何晏等名家的批注，还配以“译文”和配图。其“编者的话”中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强调学习，重视人情，追求君子风范——《论语》开篇就给出为人处世的内容和原则。

这里说得十分清楚：孔子的三句话，说了三件事，虽然都重要，却互不相干。它的看法，其实也是继承了朱熹等人的传统说法，只是表达得更为简单明白罢了。因此可以说，这些名家的观点，就代表了从古以来对这三句话的解释的主流看法。

这种看法从字面上来说，自然说得过去，但却未必能得其要领，即未必能说到点子上。因为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自必非常重视学习，正因为如此，全书二十篇，单把《学而》（即“学而时习之”的简称）放在全书之首，就不是偶然的了。《学而》篇居首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该篇共十六章，却有五六章都谈到“学习”或与之相关的内容，正是要突出该篇之所以居首的重要根据。既然如此，怎么可以理解首篇居首章地位的三句话，只一句说到学习，而第二、三句却与之无关，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样就完全冲淡了作为首篇首章的意义，是不符合《论语》一书编者的本意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学而》篇首章的三句话就可以得出与历来看法完全不同的全新理解：这三句话说的是互不相干的三件事，而是一件事，以及互有关联的三个方面，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以“学”为中心的有机体系。对此，我们需要逐句加以阐释并串联起来才能说得明白。

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个“学”字，占了全书第一篇第一章的首位，足见它在孔子心中、《论语》书中的主要地位。事实也是如此，在《论语》全书中，从不同角度说到“学”的重要性的地方还有许多，如：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卫灵公》）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孔子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指出：空想无益，还是学好。还具体告诉学生，说如果去学《诗》，就不但可以获得一般的知识，甚至还可以因此获得正确的“事父”、“事君”的本领，将来可以担当重任。在这同时，孔子又从相反的角度告知学生，你如果只有许多良好的道德、修身方面的美好愿望，却不好学，也只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一切正说明学的重要性。

孔子在强调学的重要性时，还很重视学的方法，这在《论语》中有不少论述。但在全书开篇着重突出的一种、其实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却是“时习之”，学过后要经常复习。

把“学”与“时习之”这两个步骤紧密地联在一起，并入到一个短句中，以致后来“学”与“习”便成为一个独立的单词而广被接受，正说明这两者有同样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不“学”就无从“习”起，学而不习也等于不学。这是一条被实践广为证明了的真理。

因为“学”了，又“时习之”了，经历了反复的过程，便能逐步深入了解、体会、领悟，最后把原来不懂的、本属他人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甚至进一步加以深化和提高，岂不是自然便会产生一种愉悦之感吗？所谓“不亦说（悦）乎”便是这种精神状态，只有当事人才能亲身体会得到。

事实上孔子的许多学生都有这种体验，因此都非常重视这种“学习”方法。同在《学而》篇中就记载了孔子的著名弟子曾子的话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时习之”是否做到了，成为他每日自觉检查自己行为的重

要内容。

这便是“学而时习之”收到的明显效果。

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历来对这句话的注解都显得简略或不得要领，如《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本人的注解是：“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意思是远方的人都来过从，则近处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但却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远近的人是为何而来？又为何因此便“不亦乐乎”起来了？朱熹在上文之后，又紧接着引了他所尊奉的程颐的话：“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从信者众，故可乐。”但这“以善及人”云云从何而来，却令人摸不着头脑，让人不知所云，等于没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乃是在朱、程等人的眼里，这句话是一句孤立存在的话，与其他两句毫无关联，果真如此的话，那注解不出什么明确、实在的内容来，也就完全不奇怪了。不过这样一来，这句话孤独地出现在这个地方，就实在没多大意义了。谁能想象得出，《论语》的编排者会做出这样一件没水平的事情来呢？

但如果把三句话视作一个整体，那么这句话就非常好理解，自然也很重要，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我们且继续第一句话说下去。

“时习之”体现了一种勤奋的学习态度，但一个人的学习效率，如果只靠自己个人的刻苦努力，往往未必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因为每个人的知识基础、思维方法以及悟性等等，都必然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经常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切磋交流，效果就必然会好很多，所以《礼记·学记》便说：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可见“独学”是有多大的局限性。那么，什么人最适合共学呢？古人早已有了答案，《周易·兑卦》说：

君子以朋友讲习。

孔颖达对它的“疏”又说：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

也就是说，出自同一师门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才称得上为朋友；朋友在一起，就要读书学文，讲习道义，缺少这种精神，便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条原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真正的读书人遵奉着。《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为我们记录了一则曹魏时人有名的故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我们且不去评判管、华二人行为的对错是非，只想指出一点，即这里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直到那个时代人的意识里，朋友乃是能志同道合、共同学习、互相提高的人，而不是后代那种吃喝玩乐之徒，否则，便“非吾友也”。即使原来是好朋友，也必然要“割席”分离，毫不含糊。

搞清楚了上面这些原委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当一个人天天埋头独自苦学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有朋自远方来”，这“独学”变成了“共学”，能不叫人“不亦乐乎”吗？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我们上面对前两句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第三句的意思便应该是：在互相交流研习的“共学”过程中，如果别人对某些问题还不够理解的话，便应耐心解释，说清道理，而不应该不高兴，甚至动怒（愠），

这样，不就显示出自己具有君子的风度么？

但是这一言之成理的解读，却和从古至今承传的主流说法完全不同，关键就在“人不知”这三个字上，历来是把这三个字解释成别人不理解我。所以有代表性的《名家批注论语》对第三句话的“译文”便是“别人不理解我，我却不埋怨，不也是一位有教养的君子吗？”这比起过去的许多注家说得十分明白易懂了。然而这种解释符合实际吗？却未必，这里必须对它做一些辨析，才能肯定我们上面说法的正确性。

孔子的确是不在乎也不计较别人对他的不理解，这在《论语》中多有表现。试举数例：

1.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2.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3.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4.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患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

将它们和第三句话相对照，我们便可明显地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

第一，四例中都毫无例外地有“不己知”字样，意思十分清楚，就是不了解自己，而第三句中只有“人不知”三个字，缺了宾语，就让人不明白它是“不知”什么了，怎能确定它就是说不了解自己呢？

第二，孔子在表达这个意思时，思想很明确，必须标出“己”这个关键词，所以四例中都以相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而且为了强调这个“己”的重要性，还特别使用了古汉语中才有的宾语提前的方法，即把宾语放在谓语之前。如果“人不知”也就是“不知己”，它不但没有强调、突出这个“己”字，而且干脆把这个字都省掉了，这可能吗？

第三，四例中共同说到的不怕别人“不己知”乃起一种陪衬的作用，它们强调的是“患不知人也”和“病无能焉”等等，而不是“不

己知”，否则的话，嘴巴上老在反复说自己不怕别人“不己知”，那反而是真的害怕别人“不己知”了。如果把“人不知”理解成就是“不己知”，那恰恰便是在强调和宣扬自己不怕“不己知”，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第四，在四例中，孔子对不怕别人不知道用的都是“不患”一词，它的含义大致上就是不计较、不在乎、不在意、无所谓等的意思。可是在第三句中用的却是“人不知而不愠”，“愠”比之前者就厉害多了，它可以从小到不高兴、不满意，到大至发脾气、动怒的地步。这完全不符合孔子在这件事情上明确表示过的心态，所以“人不知”绝对不是“不己知”，两者是毫无关联的两码事，硬要把它们等同起来，那只是胡牵乱扯。

第五，既然那“人不知”并不是“不己知”，却又要要把第三句当作孤立的单独句子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个句子无解或者文句不通，因为谁也无法明白它“不知”的是什么。它成了一个病句。在《论语》的首篇首章的简短句子中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它把人们对首篇首章会有含义的期待破坏殆尽了。但谁能相信《论语》的编辑者会在首篇首章里弄出一句文理不通的句子来呢？

要消除这个困惑其实也很简单，只需如前所说把这三句话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互有联系，这样来解读，它就会显得文句顺畅，内容丰富，完全是一个十分优秀、精彩的好开篇。且听我们的串联解读：

孔子说：把学到的东西反复进行复习，必然会有收获，心里自然会感到很喜悦；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大家在学习上可以互相切磋交流，收获一定更多，内心的喜悦因不断增加而外露出非常快乐；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意见，往往会认为对方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心平气和，不动怒气，善于包容别人，这样一来，自己便同时显示出了一种君子的风范。

这样的解读，“人不知”乃是承上句而来，自然便不成其为病句了。

把这三句话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作如此的解读，是否符合孔子的本意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还可以在《论语》中找到其他类似的论说，如：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述而》）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这两章话完全包含了首篇首章那三句话的意思，可以说，它只是用更简洁的方式呈现于最突出的位置罢了。

孔子的发奋勤学，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比如他晚年学《易》，便达到“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的地步。孔子还非常注重学习方法和态度，他主张“就有道而正焉”（《学而》），还很有识见地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并“不耻下问”（《公冶长》）。只要能学到东西，孔子是任何手段和方法都可以做出来的，所以他虽不无自豪其实又是实事求是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正是这种无人能比得上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努力，才造就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孔子，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以其无比的博学，通过“诲人不倦”、“循循然善诱人”以及“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培养了大批学生和人才。其中最为拔尖的如颜回，可以说深得孔子的真传，孔子曾赞扬他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别人难以承受的艰苦环境下，颜回却能在坚持读书中获取自己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深入

其境的人是无法体味得到的。

孔子及其弟子们为后世树立了好学、苦学、善学的良好榜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这种优良传统似乎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传承，出现过一些相反的情况。宋代苏轼在其《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道：“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又说，以前的人要获得一本书极其艰难，现在则很容易，“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所以他写此“记”，就是要“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可惜苏轼的这个愿望并未得到完全实现，至少在今天，书籍比他那个时代何止多出千倍万倍，但主动想读书的人却十分之少，愿读书的人当中不知道该读什么书的又非常之多，大量阅读行为成为无效劳动，甚至具有负面作用，对这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却习以为常，怎能不令人叹息！

论孔子的教学方法与治学经验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影响极大的一位思想家。对于他，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孔子思想的实际情况虽然十分复杂，但也自有其本身的客观内容，是可以马列主义的方法作出恰当的分析、评价的。但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历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总是把孔子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甚至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②。出于同样的需要，“四人帮”则将孔子贬为万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天下之恶皆归焉”。其实，封建地主阶级对孔子的顶礼膜拜，是利用而非真正尊重，目的还是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四人帮”对孔子的切齿痛恨，大施棍棒，也只是“项庄舞剑”，意在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以利其篡党夺权，并非真正批孔。这一捧一批，形似两个极端，然而正如孔子所说，“过犹不及”。它们都包含着同样卑鄙的政治目的。要正确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澄清历代剥削阶级弄混了的事实。目前，尤其是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才能使我们的批判继承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页。

②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孔子是一个多见多闻、学问渊博的人。这不仅为他的弟子们所推崇,也为同时代的其他人所承认。墨翟就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他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广泛的,应该从多方面加以批判、总结。本文仅就他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又被“四人帮”颠倒了的问题试加论述。

春秋以前,教育活动及文化知识都掌握在官府手中,所谓“学在王官”。春秋以来,教育开始从贵族的垄断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私人办学的兴起。孔子从事这种活动达四五十年之久,号称弟子三千,是成绩最大的一个教育家。虽然他招收学生的对象没有也不可能普及到奴隶之中,但已经把文化知识传播到了“士”和“庶人”这个阶层。这在历史上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面临崩溃的动荡时代。他站在反历史潮流的立场,力图复兴文王、周公之道。他所鼓吹的一套礼、乐、仁、义与克己复礼、忠君正名等,都适应了维护奴隶制统治的需要。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是保守落后的。这种政治主张也必然会影响他的教育活动。孔子对学生的“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的内容,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子路、子贡、冉求等人,尽管各有所长,而孔子都自信他们“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相信他们都是能实行他的政治主张的人才,是要他们“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从这些方面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与培养目标都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是无足取的。但孔子的教育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传授“为政”的本领。他要求学生有较广博的知识和才能。他积极向学生广泛地传授古代的文化、历史知识。他还要学生“多见”、“多闻”,学习有用的实际知识,从古代典章制度到鸟兽草木之名,都在学习之列。同时,他还做了大量的整理、保存古籍的工作。他一人删订六经之说虽未尽可信,但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是无疑的。这些都和他的教育活动、教学内容紧密相关。因此,孔子在